

2015年4月27日我收到了时年95岁高龄的文化老人丁景唐先生的签名本《犹恋风流纸墨香(续集)》。丁先生题:“官立友存念 丁景唐赠 2015年4月于华东医院”。收到书后,笔者在六·一儿童节跟随韦泐老师去华东医院拜访了丁先生,他精神很好,谈关露、瞿光熙……对我而言,2017年是最痛的一年。刚送走了恩师王富仁先生,尊敬的钱谷融先生、范伯群先生,自己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,却又得知丁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正好找到丁先生的三封信,对其略作钩沉,以表达对先生的思念。

牛汀同志:

你的诗集在进行中,他们已与你联系。
铁仙同志来京,特要他代我向你们各同志问好。
《新文学史料》这期(11月)有我的《骆驼祥子原稿》一文,如刊出,请代购三本直接寄我家里(永嘉路*弄*号)。书款可在稿费中扣除。
向各位同志问好!

(上接第一版)父亲在码头上笑嘻嘻地迎接缓缓开来的渡船。当大伙儿见到父亲,个个都惊呆了:第一,他们不知道有人漏乘;第二,这老丁怎么会比他们先到?等他们弄清怎么一回事后,都笑得前俯后仰。
回家后,父亲得意地对我们说:“我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经验,只要依靠群众,什么难事都能解决。”

父亲的衣着打扮非常有特色,你瞧他,平时在家里,头发不梳理,顺其自然,胡子像杂草丛生。他穿的衣服有长短,裤管有高低,光着脚丫脖子走来走去,还美其名曰:按摩脚底的穴位。

当然,父亲也有衣冠楚楚的时候,那往往是外事任务,或是参加重大的社会活动,要不就是出访。记得我小时候,有一天放学回家,看见父亲拿了把梳子,正就着自来水对着镜子梳“清水奶油包头”,这时,外面汽车喇叭直响,秘书进来催了几次,父亲却还在找皮鞋带子,最后,还是母亲从另一双鞋上取下来给他系上。凭良心说,父亲穿上西装、皮鞋,头发梳理好,还是相当英俊、潇洒的。

父亲自己不修边幅,你知道他最喜欢打扮谁?对了,是书。他总用最好的牛皮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、四四方方的。问他哪里学的这一技之长?回说是跟鲁迅学的!

我的导师

父亲不仅是我的长辈,还是我的导师,是他领我走进现代文学研究之门,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,离不开父亲的教诲。
父亲到干校去的年月,我看见书橱里留存的《鲁迅全集》,开始系统地阅读起来,渐渐地我走进了鲁迅世界。
改革开放之后,父亲在工作之余,让我抄写文献资料,或者将他修改的文章重新整理一遍。这些文献资料都藏在一些单位的资料库里,一般是看不到的。父亲1950年代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好多年,后来又担任出版局副局长,在出版宣传口有很广泛的人脉。他常常写张纸条,嘱咐我到上图、作协、上鲁、辞书社、古籍社、一大会址……甚至还介绍我到一些老前辈处去查资料,使我接触到许多解放前的刊物杂志和人物,为我研究现代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
父亲常常带我去看望巴金、于伶、施

向林辰、郑延顺、兴华、舒济问好,握手!有些名字忘了,请原谅。
那本文献目录出版社出的《鲁迅书刊考证?》内有我的一文,何时出来。我可购三本。书款可扣除之。

丁景唐 10月7日
这封信写于1983年。丁景唐得知《骆驼祥子》原稿有可能在上海图书馆,在上海市文化局方行与上海图书馆的协助下,果真查到了《骆驼祥子》原稿,“保存得很好,除因年久纸张发黄发脆之外,并无霉损,也未缺页”,一是将手稿的鉴定意见告诉了老舍的家属,二是对老舍写作与修改《骆驼祥子》的情况作了简要分析。

二
程代熙同志:
昌勇同志的文章是我建议他写的。写后给我看过,我稍微提了些意见。我曾长期整理、研究“左

蛰存、许杰、钱谷融、吴朗西、赵景深、赵家璧、陈鲤庭、胡道静、郑超麟、茵子、王西彦、黄宗英等文化前辈。那时来我们家的人很多,特别是父亲从北京来的老朋友,如袁鹰、王殊、陈鲁直、成幼殊、瞿新华等,听他们谈解放前的事,那都是现代文学史的珍贵材料。

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,我写的文章几乎都是父亲布置的。我的第一篇关于现代文学的文章《鲁迅和波艇》,发表在1978年1月25日出版的《破与立》1978年第一期上,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看到后,写信给父亲,说起先以为是父亲写的,说像这种文章,只有父亲才能写得出。我去信说,这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写的。

接着,父亲又出了很多题目,有《鲁迅和朝花社》《〈南冠草〉的演出本》《谈〈鲁迅杂感选集〉毛边本》《关于鲁迅“北平五讲”的新证》《鲁迅和〈奔流〉——纪念〈奔流〉出版50周年》《郁达夫和“风雨茅庐”》《鲁迅与〈前哨〉》……父亲一边出题目,一边拿出手边的材料,一边告诉我应该到哪儿去寻找资料、采访什么人。我记得《鲁迅和朝花社》整整改了一年,父亲说,现在给你打75分,可以发出去了。

目前,我出版了十几本书,几乎每一本书,都倾注着父亲无限的关怀和爱。
我的本行是戏剧文学,可是受父亲的影响,逐渐对现代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,从研究鲁迅渐渐转到萧红研究,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关于萧红研究的文章。

研究萧红,首先要找到萧军伯伯,因为鲁迅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为最多。我知道萧军在北京,可怎么找呢?父亲说:“没关系,转个弯,保准能找到。”于是他写信给老朋友方蒙,方叔叔是位资深新闻工作者,在新闻研究所工作。我将我想知道的事情,另外写了信,夹在一起。果然不久,1979年3月8日,方叔叔来信,告知萧军地址,信是由《北京日报》的顾行转的,同时,萧军的信也一起寄来。1986年10月,萧军与夫人到上海来,23日到我家来,父母热情接待,拍了照片,陪他们到我家后弄堂去看两萧当年住过的地方。

2008年3月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《悲情陆小曼》,这是徐志摩三部曲中的第三部。写陆小曼传,说容易也容易,说困难也困难。容易的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材料非常多,多得你来不及看;困难的是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,陆小曼与翁瑞午的

丁景唐书简三通释读

■官立

月出版了李海文编的《李求实文集》。丁景唐除了帮助李海文搜集李伟森的遗作,还向程代熙推荐了黄昌勇为《李求实文集》写的书评。经查,该书评刊于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1993年第三期。

三
严庆龙同志和新诗组同志:
年纪大了,第二篇文章拖了很久,向同志们致歉。我年轻时也爱写诗,对殷夫的诗有特殊感情。为此,曾编过一本研究资料、一本殷夫全集,还有一本论殷夫和他作品的小册子。有些史实当初弄错,后来由于发现新材料,有校正。惜现在《大百科全书·文学卷》和别的书中仍有我们早已改正了的错误,希注意。
倘贵社需要我校阅一下这方面的辞(词)目,我愿为效劳。
握手!请向巢峰、王芝芬、杨关林等同志问好!

资料相当缺乏,况且与她同辈的人几乎都已谢世,无处寻找。陆小曼生活中有三个男人:王赓、徐志摩和翁瑞午,其中与翁瑞午生活时间最长,所以要想比较完整、客观地反映陆小曼的一生,必须找到翁瑞午的后代,这是当务之急。

2005年年底,上海电视台一位编辑来采访父亲,聊天中,得知他这几天在采访翁瑞午的大女儿翁香光,父亲听了非常高兴,立刻说我女儿正在寻找翁家后代,准备写陆小曼传。让我惊奇的是,翁香光的家离我家仅隔一条马路,骑自行车只需五分钟。等我写完陆小曼传,我与翁香光老师成为忘年交,一直保持来往。

2008年的一天,北京的张惠卿和吕林老师来看望父亲,他们都是解放前地下党的老同志,说起以前的事,一点一滴都记得清清楚楚,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。忽然张老师问我:“最近在写什么?”我说:“我刚刚完成《关露传》。”

“接下去,准备写谁啊?”
“还没定,也许写陈衡哲或关紫兰、或梁白波、或胡兰畦、或施济美、或英茵……”
“那你何不写写安娥呢?”张老师帮我出主意。“安娥倒是我的研究对象,不过材料不全。”“那没问题。我认识安娥的儿子田大畏,而且很熟悉。”“为什么?”我张大眼睛问道。父亲在一旁笑了,说:“你不知道,他的弟弟张辉是田汉的小女婿呀。”
“真的?”我大吃一惊,赶紧请张老师替我联系田大畏。

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案头工作后,我于2009年3月19日开首写《安娥传》,写到第十章时,感到底气不足,我与父亲商量后,他说:“你应该到安娥家乡去走走看看,有一点感性材料,写起来会顺手些。”
2009年10月10日,我约了大姐丁言文,请田大畏夫妇和周扬大公子艾若与我同去河北省石家庄,回到家里,再继续写。
多少年来,我有一个习惯,每写完一篇文章,总要请父亲审阅,等到他看完,在稿纸的天地上,写满了批语,然后,我再按照他的意思重新修改,一直到父亲点头满意为止,现在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……

我的偶像

一早,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父亲,他和往常一样,在护工的搀扶下,在走廊里

丁景唐 1988年9月28日
如信中所言,丁先生年轻时的确爱写诗,1945年4月,他以“上海诗歌丛刊社”名义自费出版了诗集《星底梦》。信中提到的“曾编过一本研究资料、一本殷夫全集,还有一本论殷夫和他作品的小册子”,分别指丁景唐与瞿光熙合编的《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7月初版,1981年1月增订本)、与陈长歌合编的《殷夫集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)、与陈长歌合著的《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——纪念殷夫烈士牺牲50周年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)。
丁景唐在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91年第三辑写有《为〈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〉中的三个词条正误》,对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、“殷夫”、“钱杏邨”词条中的史实失误作了校正与说明,其中关于“殷夫”词条,他提到,“有些材料来源于我的旧作,而我后来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已作更正”,“仍引用我早前讹记的史料,以致造成出错。”

散步。父亲生于1920年,已97岁,和同年龄的老人比起来,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。
每天早上,护士长带着几个小护士来查房时,他总是开心地与她们打招呼。我们兄弟姐妹去看望时,不是你带佳肴,就是我带点心或者水果。平时有老朋友、大朋友、“小朋友”连绵不断地去看望他,到节假日,那就更忙了,不时有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、出版局、出版社、鲁迅纪念馆、左联纪念馆的同志前来慰问。
父亲的记忆力极好,七·一党的生日到了,就对我讲1938年他入党之事。不久,八·一建军节到了,就对我讲1983年中秋节后,应肖华将军之邀,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吴早文、吴金海到兰州去的事情……
朋友们常常对我说,你们家有长寿基因。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心态平和,父亲的心态如同大海一样宽阔。

1995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两本书:《萧萧落红情依依》,不久我的大学同学,在深圳工作的戴人坚,写信给我说:“你不得了,我们这儿地摊上都在卖你的书《萧萧落红情依依》,10元一本。”接着寄了本书来,我一看,封面是原来的,作者名字改了。可是封面右边的两行小字没改,那是父亲老朋友刘以鬯为我的《爱路跋涉——萧红传》所写序里的两句话:“萧红为呼兰河传,写出一部优秀小说;丁言昭为萧红写传,写出一部感人的传记。”再看出版单位,是青海人民出版社,这明显是盗版本。我立刻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方面,不久我收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的来信,说他们没有出版过该书。

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,父亲笑笑说:“这可是件大好事啊,人家盗版,说明大家喜欢看你的书,为你广为宣传,应该感到高兴!”想想父亲的话挺有道理。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,我也不去理论,听之任之。
现在是网络时代,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消息:父亲的信在网上拍卖,有一封拍了1000元;父亲送给人家的书也在拍卖……每次我们像新闻似的讲给父亲听,他说随便人家去吧。我打趣地说:“你的拍了1000元,我的只拍卖了50元。”说得父亲哈哈大笑:“我的比你值钞票哎!”
父亲的脸色是白里透红,皮肤很嫩,像婴儿一样。我们平时的生活,也应该如父亲一样,心胸开阔,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父亲是我的偶像!